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僕學摸金 抗官威洋奴喫教

話說張守財一班姨太太自從太太鬧著不要他們同住，經刁邁彭一番分派，倒也覺得甚是公允，沒甚話說。其時□八位姨太太當中，止有三個安心不願意出去，情願跟著太太過活，也只好聽其自然。下餘的□五位，也有三個一起的，兩個一起的，合了伙，房子租在一塊兒，不但可以節省房金，而且彼此互有照應。其時正有一位大員的少爺在蕪湖買了一大地基，仿上海的樣子造了許多弄堂，弄堂裡全是住宅，也有三樓三底的，也有五樓五底的，大家都貪圖這裡便當，所以一齊都租了這裡的屋。而且這片房子裡頭，有戲園，有大菜館，有窯子，真要算得第一個熱鬧所在。姨太太們雖然不逛窯子，上茶館，然而戲園、大菜館是逃不掉的，因此現覺隨心樂意。刁大人限的是半月，這半月裡頭，油漆房子，置辦家伙，並沒有一天得空；等到安排停當，搬了出來，卻也沒有一個逾限的。你道為何？只因這位張太太為人凶狠不過，所以一群姨太太也以早離開他一天早快活一天，大家都存了這個心，自然是不肯耽擱了。□五位當中卻有四位因為自己家裡或是有父母，有兄弟，得了這個信，把他們接出來同住，有的住本地，有的住鄉間，還有一二位竟往別縣而去。其他□位卻一齊住在這熱鬧所在。等到在張府臨出門的頭一天，刁大人特地叫差官傳諭他們，說道：「諸位姨太太現在雖是搬出另住，也要自己顧自己的聲名。凡是庵觀寺院，戲園酒館，統通不可去得。現在大人正有告示帖在以上各處，不許容留婦女人內玩耍，倘有不遵，定須重辦！因為此事，又特地派了□幾個委員，晝夜巡查。設若撞見委員們，委員們倘若置之不問，何以禁止旁人？如其毫不徇情，未免有傷顏面。為此特地關照一聲，還是各自小心為妙。」大家聽了，也有在意的，也有不在意的。按下不表。單說張太太自從□五位姨太太一齊出去另住之後，過了兩天，心上忽然想著：「刁大人做事好無決斷！這班狐狸為什麼不趕掉了乾淨？他偏蠍蠍整整的，又像留住他們，卻又叫他們分出去住，等他無拘無束，將來一定無所不至，豈不把軍門的聲名愈加弄壞！正不知他是何用意！」正在疑疑惑惑，齊巧刁邁彭親來問候，張太太便問他所以縱容這班狐狸之故。

刁邁彭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頂好叫他們離開蕪湖地面，彼此不相聞問。無奈一時做不到，只好慢慢的來。好在我前天已經叫人透過風給他們，將來自有擺布他們的法子，不消大嫂費心的。至於大嫂這裡，除掉分給各位姨太太之外，大約數目，我兄弟也粗知一二。也應該趁此時叫這裡帳房先生理出一個頭緒，該收的收，該放的放。譬如有什麼生意，也不妨做一兩樁。家當雖大，斷無坐吃山空的道理。此時大哥過世之後，大嫂是女流之輩，兄弟雖然不便經手，然而知無不言，也是我們做朋友的一點道理。」張太太道：「正是。軍門去世，我乃女流之輩，一些事兒不懂，將來各式事情正要仰仗，怎麼你刁大人倒說什麼『不便經手』？刁大人不管，叫我將來靠那個呢？」說道，便大哭將起來。

刁邁彭道：「非是兄弟不管，但是兄弟實在有不便之故。彼此交情無論如何好，嫌疑總應得避的。況且大嫂這裡原有一向用的帳房，把事情交代他們也就夠了。不瞞大嫂說，親近有好兩注生意，弄得好，將來都是對本的利錢。倘若大哥在日，兄弟早來合他說，叫他入股，如今想想總不便，所以幾次三番，人家叫兄弟來說，兄弟總沒有來說。雖說看准這買賣好做，不至於蝕到那裡；然而數目太大了，大嫂雖不疑心，亦總覺得駭人聽聞的。」

張太太道：「刁大人說那裡話來！你照顧我，就是照顧你去世的大哥。只要生意靠得住，你說好，我有什麼不做的。錢是我的，誰還能管得住我。至於帳房所管不過是個呆帳，有些大生意他們是作不來主的。刁大人，你說的到底什麼生意？如果可以說得回來，要多少本錢，我這裡有。」刁邁彭道：「生意呢，也算不得什麼大生意，不過弄得好才有對本利，弄得不好，也只有二三分、三四分錢。」太太道：「我亦不想多要，就有二三分、三四分，我已經快活死了。」刁邁彭見張太太於他深信不疑，便也不再推托，言明先叫帳房先生把所有的產業以及放在外頭的，一律先開一篇細帳。至於所說的生意，立刻寫信通知前途，叫他來合股。

自此以後，刁邁彭一連來了幾天，把這裡帳目都弄得清清楚楚。所有的房契、股票、合同、欠據、共總一個櫃子，仍舊放在張太太床前。還有什麼金葉子、金條、洋錢、元寶，雖沒有逐件細點，亦大約曉得一個數目，亦是統通放在太太屋裡。已成之產業不算，總共還有個一百二□幾萬現的。張太太又說：「分出去住一班狐狸，每人至少有三五萬銀子的金珠寶飾。可憐我自己一個人所有的，也不過他們一個雙分罷了！他們□五人倒足足有五六□萬！」刁邁彭聽了吐舌頭，借此又把張太太同一班姨太太的金珠價值亦了然於心了。

後來連著來說過兩注買賣，張太太都答應：一注是在上海頂人家一絲廠，出股本三□萬；一樁是合人家開一個小輪船公司，也拼了六萬。兩樁事張太太這邊都托了刁邁彭，請他兼管。刁邁彭說自己官身不便，於是又保舉了他的兄弟刁邁峭做了絲廠的總理；又保舉自己的侄少爺去到輪船公司裡做副擋手。張太太見兩樁買賣都已成功，利錢又大，大約算起來，不上三年就有一個頂對，於是心上甚是感激刁邁彭，托他還有什麼好做的事情，留心留心。刁邁彭滿口答應，又說：「各式買賣，好做的卻不少。但是靠不住的，我兄弟也不來說；設或有點差錯，放了出去，一時收不回來，叫我如何對得住大嫂呢。」嘴裡如此說，心上卻不住的轉念頭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那□五位姨太太有五位給了自己家裡的人出去另住，倒也壇旗息鼓，不必表他。單說那□位，一班都是年輕好玩的人，又是這們一鬧熱所在，此時無拘無束，樂得任意逍遙，整日裡出去頑耍。到得晚上，不是合伙喝酒，便是聚攏打牌。□個人分住了三所五樓五底的房子。每人都有三四個老媽、丫環。此外，底下人、看門的、廚子、打雜的，都是公用。初出來的時候，這□個人很要好，每月輪流做東道；輪到做東道那一天，□個一齊取在他家。從前張軍門在日，這些姨太太，上下人等都喚做幾姨幾姨，以便易於分別。這番留在家裡的三位是：大姨、二姨、六姨。跟著父母兄弟回家去住的五位是：五姨、□姨、□三姨、□六姨、□八姨。餘下□位，統共搬出來同住。這天輪當八姨做東道，辦的是番菜。此時只開了一番菜館，食物並不齊全，在本地人吃著，已經是海外奇味了。當下八姨隔夜關照，點定了□分菜，說明白晚上上火時候送在家裡來吃。八姨是同□二姨、□五姨、□七姨同住的，說明白這天下午四點鐘先會齊了打麻雀，打過八圈莊吃飯。誰知頭天戲園子裡送到一張傳單，說有上海新到名角某人某人路過此地，挽留客串三天，一過三天，就要到漢口去的，勸人不可錯過這機會。頭一個□七姨得了信就嚷起來，說：「明天一定要看戲，看過戲回來吃大菜不遲。」於是□二姨、□五姨一齊湊興，都說要看戲。八姨還不願意，說：「湊巧我今天做主人，你們在家裡也好幫著我料理料理。要看戲，明天我做東請你們，今天不放你們去。」無奈三個人執定不肯。八姨又嚇唬他們道：「刁道台出了告示，不准女人看戲，前天還特地叫人來關照，不要被他拿了去。依我還是不去的好。」□二姨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不信他連這點交情都不顧了，那還成個人嗎！」八姨見說他們不聽，便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讓他們自去。

這裡客人絡繹來到，都是八姨一個人接待。內中又有□四姨，亦說是因為看戲，隨後就來。當下一算，只有賓主六人，打兩場牌還少兩位；便由八姨作主，把□二姨、□五姨，一家一個大丫頭，叫了來替主人代打。本地戲園散戲本來是極早的，這裡一幫人打牌打昏了，忘記派人去接。等到了上了火一大會，只剩下圈莊了，八姨吩咐燙酒，又叫廚房內預備起來，這才覺得他四個看戲的還沒有回來，叫聲「奇怪」，忙著叫人再去接時，忽聽樓下一片聲嚷，吱吱喳喳，聽亦聽不清楚。

八姨連忙靠在樓窗上向下追問，只見□七姨屋裡的老媽急的躁腳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三位姨太太連著跟去的人，被看街的兵一齊拉到局子裡去了！」八姨一聽這話，忙問：「這話可真？」樓下人說：「打雜的都回來了，怎麼不真！跟去的男男女女倒有七八個，一齊都拉了去。這個打雜的幸虧同局子裡有點親，所以單把他放了出來。」樓上下一番吵鬧，打牌的也就不打了。其中還有□四姨是同四姨、九姨住在一起的，至今不見他來，恐怕亦被街上的兵拉去。四姨、九姨又忙著問打雜的：「可看見□四姨沒有？」打雜的說：「沒有看見。」大家更加疑心。八姨又問打雜的：「怎麼會被街上的兵拉去的呢？」打雜的道：「散戲場的時候，剛剛出了大門，就有□來個兵上來拖了就走，一拖拖到警察局裡的。老爺出來說：『本道大人有過告示，不准女人出來看戲。你們這些人好不守婦道！等到明天一早，送到縣裡去辦！』」八姨道：「你們沒有嘴，為什麼不說是這裡的呢？」打雜的道：「跟去的王二

爺在街上就同他們說：『這是張軍門的姨太太。』他們不理。到了局裡，見了委員老爺又說，委員老爺亦不理，說：『無論什麼人，違了大人的告示，我們都要拿辦的。有什麼話，你們明天到城裡去說罷。』王二爺還要說時，已經被他們帶了下來。三位姨太太是另外一間房子，派人看守，其餘的都鎖著，預備明天解到城裡去。」

大眾聽了，面面相覷，正想不出一個法子。忽然見□四姨披頭散髮，闖進門來，說聲：「不...不...不好了！家...家...家裡來了一般強...強...強盜在...那裡打劫哩！」大眾聽他這一說，都嚇呆了。四姨九姨是同他同住的，要搶一齊搶，得了這個信，更嚇得魂不附體！八姨便問□四姨：「你不自去看戲的嗎？幾時回家的？□二姨、□五姨、□七姨被街上的巡兵拉了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家裡來了強盜，你一個人怎麼逃走得脫的呢？」此時□四姨已經坐下，定了一定神，便含著淚說道：「可不是！我正是去看戲的。他們被巡兵拉了去，我不曉得。我看完了戲，因為天冷，想換件衣服再到你這裡來。想不到一腳才跨進了門，強盜就跟著進來了，嚇得我也沒有進房，就一直跑到廚房柴堆裡躲起來的。只聽得強盜上了樓.....」四姨道：「啊呀！我的事情糟了！」□四姨又接著說道：「強盜上了樓，就聽得哄隆哄隆，像是開箱子，拖櫃子的聲音。樓上吵了半天，又到樓底下翻了半天才去的。」九姨聽到這裡，亦就跟著腳哭道：「我就知道，我亦是逃不脫的！」□四姨又說道：「我一直爬在柴堆裡，動也不敢動！好容易等強盜走過一大會，看門的老頭子進來，才拿我拉起來。家裡至今只剩了看門的老頭子一個，其餘的用人都不曉得到那裡去了。」八姨便問：「可查過東西？搶去了多少？」□四姨道：「那裡查過！大約檢好的都沒有了！真正晦氣！也不曉得今年交的是什麼星宿，一回一回的遭這些事！」說完又哭。四姨道：「今兒這裡的三個扣在局子裡不得出來，我們家裡又遭了強盜，看來今天的飯是吃不成了！既然強盜已去，我們也得回家查查點點。這個明火執仗，地方官是有處分的。今天辦警察，明天辦警察，老爺在日，錢倒捐過不少；如今死了，警察的好處我們沒有沾到，違了告示，倒會把我們的人拿了去的！現在又出了搶案，不知道他們管事不管事！」說到這裡，四姨便起身拉了九姨、□四姨同走，說：「我們到底搶掉多少東西，也要回去查查看。查明白了，案總要報的，強盜總要替咱們辦的。」說完自去。

此時在座的人只剩得三姨、七姨、□一姨，連著主人八姨，一共四個。八姨因為兩下裡出事，甚是沒精打彩，又愁著□二姨.....三個人明天到城裡出丑，又記挂著他三人今夜裡受罪。想要派人去瞧瞧，都說局子門口有人把著，不得進去。三姨說：「衙門裡公事我是知道的，只要有錢，就准你進去了。」八姨就拿出四□塊錢，仍舊打發打雜的去。這裡廚子上來請示：番菜都已做好，客齊了，就好起菜了。」三姨說：「隨便拿點甚麼來吃了算數，番菜過天再吃罷。」無奈番菜館裡是點定的菜，不能退還，只好叫他一齊開了出來，敷衍吃過了事。

剛剛吃先，打雜的回來，又回了一個被押的管家一塊兒回來。這管家名喚胡貴，也是張軍門的舊人。此番跟了幾位姨太太出來，大家都拿他當作自己人看待。胡貴當下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是警察局裡奉了本道大人面諭拿的。無論你是什麼人，違了本道的告示，一概不准用情。當時拿到之後，委員老爺就到這裡請示。本道大人說道：『若論張軍門的家眷，我們極應該替他留個面子的。但是誰不曉得我同張軍門是把兄弟。我若容了情，以後還能禁阻別人嗎。現在是我格外留情，指示他一條路：『你回去，就在今天晚上，叫他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洋錢充做罰款，就將他們取保出去。如今正在這裡辦警察，開學堂沒有款項，得此也不無小補。既保全他們的面子，人家亦不至說我徇情。如果不然，明天解到縣裡，公事公辦，打了枷號，也好叫眾人做個榜樣。我有言交代在前，他們不聽好言，自投羅網，須知怪我不得。』」委員老爺回來，就把三位姨太太叫了上去，叫他們早打主意。三位姨太太求他讓些，無奈委員老爺執定不肯，說是：『本道大人吩咐過，要少一絲一毫都不能夠。』三位姨太太回說：『就是照辦，一時也沒有這些現的。』委員老爺道：『你們這班人好呆！沒有現的，首飾、珠寶、利錢折子，都可以抵數，只要夠了三萬就是了。』三位姨太太還不答應。委員老爺立刻拿腔做勢，把個跟去的陳媽鎖了起來。陳媽說道：『我又沒有犯什麼罪，為什麼要鎖我？』委員老爺就動了氣，說他頂嘴，馬上拖他跪下，打他嘴巴。才打了□幾下子，陳媽的兩個門牙已經打下來了，淌了滿地是血。三位姨太太看了害怕，免得吃他眼前虧，所以無法答應的。」

八姨因這胡貴本來是靠得住的，便也不生疑心，到他三人房裡找了半天，好容易把他三位的當鋪利錢折子找到，點了點數，就檢了三個一萬頭折子交代胡貴，叫他拿這個去抵數。胡貴去不多時，又回來說：「單是利錢折子，委員老爺不要。或是股票，或是首飾，方可作抵。」八姨一想：「股票本來是沒有的，至於首飾，他三人出門看戲，都是插戴齊全了走的，每人頭上手上，足有萬把銀子珠寶金器，已經盡夠，何必再由家裡往外拿呢。」於是又吩咐了胡貴。胡貴去了一回，又回來說：「委員老爺有過話：『光是利錢折子不肯收，但是總得倍上幾倍，少了不能相信。』」三位姨太太說：『橫豎是暫時抵押，將來可以拿錢贖回來的。至於首飾不便交代他們，倘或被他們把好的掉換了幾樣，向誰去討回呢。』」八姨一聽這話不錯，就把所有的當鋪折子一齊交付了他，胡貴收了折子自去。大家以為，這筆錢拿出，三位太太一定可以回來了。一切取保等事，胡貴色色在行，可以無須慮得。

三姨、七姨、□一姨因為要等他三個，一直也沒有回去。誰知一等等到半夜三點鐘，還不見一干人回來，滿腹狐疑，再派人到警察局門口探聽，只見局門緊閉，連個鬼的影子也沒瞧見。去的人回來說了，大眾更覺驚疑不定。只得自寬自慰說：「今天來不及了，大約明天一早一定總放出來的。」於是三姨、七姨、□一姨要回去。八姨害怕，要留他們兩位來做伴。他三人也不便一齊全走，商議半天，方才議定：七姨一個回去看家，這裡留下三姨，□一姨陪伴八姨。七姨去後，這裡又派人去看了四姨、九姨、□四姨一趟，曉得被強盜搶去的東西很不少，已經開好失單，專等明天報官。大家聽了，嘆息一回，各自關門安寢。八姨直同三姨、□一姨閒談了半夜，也沒有合眼。

看看天色快亮，方才朦朧睡去。忽聽得有人有樓下院裡高聲叫喊，說：「快情三姨、□一姨回去！今夜家裡被賊挖了壁洞，東西偷去無數若干！七姨東西囊如都偷完了，七姨在家裡急的要上吊。」三姨、□一姨一聽這話，一骨碌爬起，坐地床沿上，卻是嚇的瑟瑟的抖，兩只腳就像踏在棉花裡的一般，要想往床下走一走路亦不能了，又過了半天，方才有點氣力。三姨嘆口氣，說道：「老天爺不長眼睛，為什麼只管同我們幾個人做對頭！」八姨到此，深自後悔昨夜不該留他二人作伴；此時無話可說，只得推他倆回去，開好失單，趕緊報案。「好在不多時候，或者就可破案，也論不定」。又托他倆安慰七姨。三姨、□一姨急急的走了回去，幸喜前弄後弄是沒有許多路的。

八姨此時亦因昨夜的事挂在心上，也就起來不睡了，一面仍叫打雜的去到警察局打聽□三姨、□五姨、□七姨的消息。又說：「胡貴昨天已把款子繳了進去，怎麼還不放出來呢？」打雜的去了一會子，急得滿頭是汗，跑回來說：「局子裡人說：『昨兒這裡並沒有派人拿什麼錢去。現在時候為著還早，所以還沒有拿人送到城裡去。』」八姨聽了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！忙道：「昨兒胡貴不是說道台大人要罰他們的錢嗎？」打雜的道：「小的到局子裡，就把這話托小的親戚上去回了二爺，二爺又回了老爺。老爺還把小的叫上去，說：『這個話雖是有的，道台要罰他們的錢，一個人也不過罰他們幾錢，並沒有這許多。你們不要被人騙了去！你不來我這裡，我亦要派人到你們公館裡盡問一聲：如果是照罰的，我就纔點把人解城；倘若是不肯罰錢，早給我一個回信，我把人早解進城，也早卸我的干係。快去快來！』」委員老爺的話如此，小的所以回來的。」八姨聽了，真正急的失魂落魄，絲毫不得主意，忙問：「你碰見了胡貴沒有？」打雜的道：「小的沒碰見他。若是碰見了，早把他拉了來了。」

八姨正在尋思，忽聽人報：「警察局來了一個師爺，一個二爺。」一問正是為討回信來的。八姨躊躇了一回，只好自己出面去回他。見面之後，那師爺便說：「敝東是奉公差遣，並不是一定同這裡為難。就是道台大人要這邊捐幾個錢，也是充做善舉的。現在敝東特地叫我過來商量一個辦法。至於說是昨天晚上由尊府上管家送來幾個當鋪折子，我們局裡卻沒有收到。難保是府上受人之騙，須怪我們不得。況且幾個利錢折子又不是股票，就是再多些也抵不了數。現在逃走的這管家叫什麼名字，請這邊開出來，我們也好替你們上緊的查。至於現在每人罰他幾千銀子，並不為多。應該怎樣，還是早點料理為是。」

此時八姨一心只在胡貴身上，嘴裡不住的說：「所有的折了是我親手交給他的，如今被他拿了逃走了，叫我怎麼對得住人

呢！」警察局師爺道：「好在都是你們自己的當舖，派人去注了失，再補一分，不就完了嗎？」一席話把八姨提醒，一想只好如此，方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，重新商量罰款之事。警察局師爺一口咬定二萬銀子，一切費用在內，馬上就可把人保釋。八姨道：「銀子只要二萬，雖然還在分寸上，總望少點才好。」後首說來說去，跌到二萬塊錢，每人六千罰款，下餘二千作一切費用。八姨道：「洋錢現的是沒有，看來只好拿首飾來抵。他們各人首飾，昨兒各人都帶了出去，須得問他們自己，叫他們每人拿些出來暫時抵數。等到出來之後，再拿錢去贖回來，也是一樣。」

警察局師爺道：「沒有現的，只好如此。但是他三位昨天進來的時候，頭上並沒有戴什麼珠寶。敝東亦親口問過，都說：『出門的時候，首飾原本有的，後來被拿，在半路上就卸了下來，叫人拿了回來了。』所以敝東才叫我們到這裡來的。」八姨聽了，又是一驚，忙說：「沒有這回事！昨兒我們底下人回來還說，所有的首飾，他三個都還帶的好好的呢。他三人不肯拿首飾抵給他們，所以才叫他來問我要折子。一定是他們藏了起來，哄你們的。」警察局師爺道：「我看未必，難保亦是貴管家做的鬼。姑且等我們回去問了他們再講。」說完，立刻帶了二爺自去。

此時八姨心上忐忑不定，一回又恨刁大人不顧交情，一回又罵胡貴「混帳」。不多一刻，局裡師爺又回來說：「問過三位，所有首飾早交給胡貴拿回來了。現在他們三人身上，除了衣服之外，一無所有，所以叫咱仍舊到這裡來取。他三位還說，自己首飾倘若果真都被胡貴卷了逃走，無可如何，總求你八太太替他湊一湊，今天把他們救了出來，少不得總要算還你的。」八姨一聽，楞了半天，一聲不響。師爺又催了兩遍。想想沒法，只得開了三位的拜匣，湊湊去，約摸只有一半，一時逼在那裡，說不得只得自己硬做好人，把自己值錢東西湊了□幾件，拿出來交代與師爺過目。師爺還說不值二萬。八姨氣極了，一件件拆算給他聽：「一總要值到二萬四千哩。」師爺道：「你話原也不錯。但是一樣：你倘是一件件置辦起來，照現在市價，合從前市價，只怕拿著二萬四千還買不來，若是如今要拿他變錢，可是就不值錢了。至少再添這樣一半來，我回去是好交代。」於是把個八姨急得沒法。

正說著，齊巧昨兒番菜館裡一個細崽來收帳。因八姨是他老主顧，彼此熟了，他聽此說話，便代出主意，道：「這一定是師爺想好處。」一句話提醒了八姨，說道：「不錯。」商量送他多少。細崽道：「這位師爺常常到我們大菜館裡來替人家了事，多多少少都要。等我來替你問他。」果然那細崽到師爺面前咕唧了一回，講明白另送二百塊錢，方才拿了首飾走的。八姨不放心，又叫了個帖身老媽一同跟了去，順便去接他們三人回來。

果然去不多時，□二姨、□五姨、□七姨就一同回來了。相見之下，自不免各有一番說話。彼此提到胡貴，□二姨說：「我們還沒有走到局子門口，在半路上，他走上來說：『姨太太帶了這些珠寶進去是不便的，請姨太太悄悄的探了下來，我替你拿著。』我們一想不錯，一頭走，一頭探東西給他。說也奇怪，跟去的一幫人，只有他沒有被捉，在旁邊跟著，竟像沒事人一樣。後來到局子裡，還見他進來過一次。那時候我們心上嚇亦嚇死了，那有工夫理會到這些。誰知竟不是個好人！」

八姨道：「這也奇了！你們三個人在路上探首飾東西又不在少數，難道那些巡兵竟其一管不管，隨你們做手脚嗎？」□五姨道：「真的！說也奇怪！我們把首飾除了下來，他還說手裡不好拿，又問我們要了兩塊手帕子包著走的。拉我們的巡兵眼望著他，竟其一響不響。說穿了，這件事實在詭異得很！難道他們竟其串通一氣來做我們的？」八姨於是又把打雜的叫上來問，問他：「昨開到局子裡去，在那裡碰見胡貴的？」打雜的說：「小的才走到局子門口，胡二爺已從裡面出來。據他自己說，是委員老爺特地放他回來傳話的，就同了小的一塊回來。別的小的不知道。」大家聽說，正猜不出所以然。

卻好昨夜被強盜打劫的四姨、九姨、□四姨，被賊偷的三姨、七姨、□一姨，亦因為挂記這邊，一齊過來問候。大家見面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各人訴說各人苦處。八姨問他們：「報官沒有？」三姨嘆口氣道：「提起報官來，更惹了一肚皮的氣！警察局裡的委員也來踏勘過了，失單也拿了去了。不過那委員的口音總說是家賊。我就同他說：『現在牆上有挖好的壁洞，明明是外頭來的。』那委員便說：『是裡應外合。沒有家賊，斷乎偷不了這許多去。牆上不挖個洞，他們怎麼往外拿，豈不更為便當些？』委員被我頂的無話說，才拿了失單走的。但是一件：賊去之後，掉下一根雪青札腰。我們那些底下人都認得，說是這根札腰像你們這邊胡貴的東西，常常見他札在腰裡的，同這一模一樣。我就趕緊朝他們擺手，叫他們快別響了。照這樣子，警察局裡還推三阻四，說我們是家賊，再有這個憑據，越發要叫他得有得說了。」三姨一番話，眾人還不理會，獨有八姨這邊四位是昨夜受過他騙的，曉得他不是好東西，便道：「這事的確是他做的也保不定。」三姨忙問所以，八姨又把昨晚的事說了，於是大家便也一口咬定是他。

接著又問四姨等強盜打劫之事。四姨道：「你們的話竟其一絲一毫也不錯。依我看來，不但是自己人做弄自己，並且還是官串通了叫他們來的呢！」眾人聽了，更為詫異。四姨道：「我打這裡回去，強盜是已經走掉了的了。查查我們那些二爺，別人都不少，單單失了王福他爺兒倆。」三姨道：「王福是誰？」四姨道：「就是有兩撇鬚子的，南京人，常常到道裡去的。從前在老公館裡的時候，每逢刁道台來了，總是他搶著裝煙。刁道台著實說他好，還同他說：『現在你們軍門過世了，只要你們在這裡好好當差，將來我總要提拔你們的。』後來我們出來，就派了他跟到我們那邊照應。只可惜他兒子小三子不學好，時常在外頭同著一般光棍來往。我昨天回去，不見了他爺兒倆，我還說：『莫不是被強盜打死了罷？你們快去找找呢！』倒是看門老頭子明白，上來同我說：『今兒這個岔子出的蹊蹺。』我問他：『怎麼蹊蹺？』他說：『小三子一向是一天到晚，一夜到天亮，從不回家的，獨獨昨天吃了飯就沒有出門。起先他還在他爺的床上躲著的。後來等到打過四點鐘，□四姨瞧戲去了，四姨、九姨到八姨那邊去了，他這裡忽而躺下，忽而又站起來到門外望望，好像等什麼人似的。後來一轉眼就不見了。等到了事，一直就沒有瞧見他爺兩個影子。』我聽這話蹊蹺，今兒早上我就叫人到門房裡看看他倆的鋪蓋行李。看門的老頭子就說：『四姨用不著看，我早已看過了，床上只有一條破棉絮，別的東西早運了走了。』這不是自己人做弄自己嗎。」這班強盜一定是王福的兒子引來的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怎麼你又說是官串通的呢？」四姨道：「這個是我心上恨不過，所以如此說的。昨天出了事去報官，說是遲了。今兒一早出城來踏勘，官倒來的不少，甚麼縣裡、保甲局、警察局老爺共有好幾位，看了半天，一點說不出道理來，倒把我們的人叫上去盤問了半天。頂可笑是縣裡周官還問我們的人：『來的這伙強盜當中，你們可有素來認得的人在內沒有？』這句話問的大家都笑起來了。我此刻也不管他什麼老爺不老爺，我隔板壁就說：『強盜來了，一個個手裡洋槍，我們逃性命還來不及，那裡有工夫拿他們的臉一個個去認呢。』一句話，被我說的縣官亦笑了，連忙分辯，說是：『無論有熟人沒有熟人，城廂裡出了搶案，我總得要辦的。不過你們要曉得，這強盜當中，有了你們認得的人，你們的心上也可以明白這一回事，用不著怪我地方官了。』你們眾位聽聽看，這位老爺的話蹊蹺不蹊蹺？」眾人聽了，也有說這話說得奇怪的，也有罵官糊涂的。

在座的人只有八姨見事頂明白，聽了他話，估量了一回，便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簡直昨天的事都是他們串通了做的。你們想，我們這裡的胡貴，他們那裡的王福，為什麼都在這一天跑掉呢？被賊偷了東西，委員就說是『家賊裡應外合』。被強盜打劫了，蕪湖縣反問：『這伙強盜，你們認得不認得？』我想他們心上都是明白的，不過不便說出來就是了。至於我們這裡幾位卻是自己不好，不遵他的告示。說明白是姓刁的叫拿了。我看來，姓刁的頂不是東西！四姨，我且問你，你們的王福可是常常到道裡去的？」四姨道：「可不是！」八姨道：「姓刁的同他說話，他回來亦告訴過你們沒有？」四姨道：「才搬到這裡來的時候，王福天天到道裡去，回來之後，有影無形，亂吹上一泡。近來這四五天裡，人雖是天天出去，問他那裡去，不說是道裡，只說是看朋友。我們還笑他，怕只是刁大人跟前碰下來；再想不到會出這個岔子！這都是我們軍門當初用的好人！」八姨道：「不要怪用人，這班小人本來沒有什麼好東西。怪只怪軍門活著在世的時候交的好朋友！真好本事！真好計策！半天一夜，都被他一網打盡了！現在□個人當中，只空了我一個，不曉得還要想什麼好法子來擺布我，料想是逃不脫的！」

這面幾個人正談論著，只聽得外間也有人在那裡吱吱喳喳的說話。八姨便問：「是誰？」老媽回：「就是大菜館裡的，剛才來過了，如今又來。」八姨便曉得就是剛才同局裡師爺講價錢那個細崽了。為他方才幫著出力，便掀開帘子招呼他。又說：「剛才辛苦了你了！」細崽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自己老主客，有了事應該幫忙的，不瞞太太說：這個局子開了不到一年，我們吃煞他苦了！」

名字叫警察局，就是保護百姓的。街口上站的兵，吃了東西不還錢也罷了，還說他是苦人出身。偌大的局子，局子裡出來的老爺、師爺，搖搖擺擺，哼而哈這，走到我們大菜館裡，揀精揀肥，要了這樣，又要那樣，一個伺候的不好，兩只眼睛一豎，就要罵人。再說說，還要拿局子的勢力嚇唬我們。我們伺候這些老爺、師爺，也總算賠盡小心了。他們的帳，我們本來是不去收的，好在賠亦賠得有限，樂得借此結交結交他們，以後凡事有得照應些。誰知好事沒有落到：一個月頭裡，我們伙計送菜到西頭黃公館裡去，路上碰見幾個青皮，有人說還是安慶道友一黨呢，迎面走來，不由分說，拿我們的伙計就是一碰，菜亦翻了，家伙亦打碎了，還不算，還拉住我們伙計賠衣服，說是鮑魚湯沾了他的衣服了。我們伙計不答應，要他賠衣服。彼此鬥了兩句嘴。他們一齊上前就是七八個，把伙計打了，又去報警察。等到店裡得了信，找趕了去，倒說老爺叫人出來吩咐，派我們不是，打碎碗盞是自己不小心，一定要我們店裡賠他們的衣服。我想大事化為小事，出兩個錢算不得什麼，便自認晦氣，問他們毀了件什麼衣服，等我看好了賠還他們。那曉得老爺竟一口幫定他們說：『衣服不用看。你拿五□塊錢，我替你們了事，不然，先把人押起來再說。』諸位太太想想看，天底下可有這個情理沒有？因此我恨傷了，想了想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當面答應他，回家打主意。當下老爺還把我們伙計留下做押頭，我也隨他去。我從局子裡出來，一頭走，一頭想主意，不知不覺，碰在一個人的身上，猛可間吃了一驚。抬頭一看，被我碰的那個不是別人，原來是我的娘舅。他問我：『有什麼要緊事情，如此心慌意亂。連娘舅到了眼前都不認得了？』我被他這一問，怔了半天，才同他說：『街上非說話之所。』急忙回到店內，把始末根由告訴了一遍。娘舅聽了，把胸脯一拍，說了聲：『容易，無論他做官的如何凶惡，見了咱總是讓咱三分！』

「諸位太太，可曉得我這娘舅他是做什麼的，能夠眼睛裡沒有官？原來他自在教的。一吃了教，另外有教士管他，地方官就管他不著。而且這教士樣事情很肯幫他忙，真正比自己親人還要來的關切，連著生了病都是教士帶了醫生來替他看，一天來上好幾趟。我們中國人，隨你朋友如何要好，亦沒有這個樣子。所以凡是我們娘舅一個鎮上，沒有一個不吃他的教。如今且說那一天，我娘舅聽說我受了這個冤枉，馬上同我說，叫我說是這大菜館他亦有分的。『如今店裡的伙計被他們局子裡抓去了，今天沒有人做菜，沒人做菜，生意就做不成。現在已經耽誤了半天。趕緊把人放出來，耽誤的買賣，就是要他賠也還有限。倘若到晚不出來，同他講：我這店一共是□萬銀子本錢，一年要做二□萬銀子的生意。他弄壞了我的招牌，問他可賠得起賠不起。』娘舅交了我這話，要我就去說。我想不如拉了娘舅一塊兒回去。幸喜我們這個娘舅也不怕多事，就領了我同去。起初我們到局裡，老爺都是坐堂，叫我們跪著見的。這回我一到局子門口，他們是認得我的，便問：『五□塊洋錢可帶了來沒有？』我說：『沒有。現在我們東家來了，有甚麼話，請老爺問他罷。』他們進去回了老爺，跟手老爺又出來坐堂，叫我上去。我說：『這事不與小的相干，該賠多少，請老爺問小的東家罷。』老爺問：『東家是誰？叫他上來。』咱娘舅不慌不忙，走到堂上，就在案桌旁邊一站。老爺罵他：『你好大膽子！這是皇上家法堂，你敢不跪！』咱娘舅說：『縣大老爺的公堂才算是法堂哩，你這個局子算不得什麼。就是真正皇上的法堂，咱來了亦是不跪的。』老爺被他這一說，氣極了，問他：『有幾個腦袋，敢不跪？』他從從容容從懷裡掏出一尊銅像來，又像佛，又不像佛，頭上有個四叉架子。委員老爺一見這個也明白了，曉得他是在教。登時臉上顏色和平了許多，同他說：『我這事不與你相干，用不著你來干預。』我娘舅說：『我開的店，我店裡的人被你捉了來，一點鐘不放就耽誤我一點鐘買賣，半天不放就耽誤我半天的買賣。我今番來到這裡，問你要人還在其次，專為叫你賠我們的買賣來的。』這句話可把委員老爺嚇死了，臉上頓時失色。幸而這老爺轉彎轉得快，一想此事不妙，也顧不得旁邊有人無人，立刻走下公案，滿臉堆著笑，拿手拉著咱娘舅的袖子，說：『我們到裡頭談去。』咱娘舅道：『你只賠我買賣，還我的人就完了，此外沒有別的話說。』委員道：『我實在不曉得是你開的，是我糊涂，得罪了你，我在這裡替你賠罪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就作了一個揖。又說：『你既然老遠的來了，無論如何，總賞小弟一個臉，進去喝杯茶，也是我地主之誼。』同娘舅說完了，又回頭同我說道：『這件事我要怪你：你頭一趟到這裡，為什麼不把話說明白？早知道是他老先生開的，這事豈不早完了呢。』正說著，又回頭叫站堂巡兵：『快把他們的伙計放他回去，他們買賣是要緊的。』此時咱娘舅聽了他這番說話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還想不答應他。他手下的人一面已經泡了兩碗蓋碗茶出來，我一碗，娘舅一碗。娘舅不肯到裡面去，他們就在公案旁邊擺下兩把椅子，讓我們坐。老爺又親自送茶。咱娘舅道：『老爺，你不要忙這些。我只問你：我們的事你怎麼開發？』老爺道：『統通是我不是，你也不用說了。今兒委屈了你們的伙計，拿我的四轎送他回去，打碎的家伙統通歸我賠。闖事人，我明天捉了來辦給你看，就枷在你們店門口。你說好不好？』依咱娘舅的意思還不答應。是我拉了娘舅一把，說：『能照這樣也就罷了，饒了他罷。』娘舅方才沒有再說別的。後來卻著實拿他數說一頓，說：『我們幸虧在教，你今天才有這個樣了，若是平民百姓，只好壓著頭受你的氣！』娘舅說一句，他答應一聲『是』，口口聲聲，總怪手下人不好。然後我們兩個人連伙計一齊坐了轎子出來的。諸位太太，你想，這個老爺不是我說句瞧不起他們的話，真正是犯賤的！不拿吃教嚇唬他，沒有五□塊洋錢，他就肯同你了嗎？如今非便五□塊不要，並且賠還我們碗盞，闖事的人還要辦給我們看。」

（青皮：無賴。）

三姨道：『後來那個鬧事的到底枷出來沒有？』細崽道：『第二天那老爺果然自己來找我，要叫我同著他去拜我們娘舅。過天又托出人來說，說那幾個光棍都逃走了，請這邊原諒他們點。如果一定要辦人，沒法，亦只好上緊去捉，捉到了，一定要重辦的。後來我想這件事我們已經占了上風，安慶道友就是哥老會一幫，他們黨羽很多，倒不好纏的，不要將來吃他們的虧。因此我就回來人說：『請老爺看著辦罷。』也沒有說別的。後來道台刁大人聽見了，把委員老爺叫了進去，大大的埋怨一頓，埋怨他這事起初辦的太糊塗了，為什麼不打聽明白就把人押起來，幾幾乎鬧出教案來。刁大人還說：『不要看我是個道台，我的膽子比沙子還小。設或鬧點事出來，你我有幾個腦袋呢？也不光我是這樣，或是上頭制台，亦何嘗不同我一樣呢。上頭尚且如此，你我更不用說了。以後總要處處留心才好。』諸位太太，請看這些樣子，若要不受官的氣，除了吃教竟沒有第二條路。倘若不早點打算，諸位太太都是女流之輩，又有財主的名聲，以後的虧還有得吃哩。』

八姨道：『你的話固然也不錯。但是這件事你娘舅也忒煞荒唐了，怎麼自己也沒有股子好說是股東呢？倘或查出來不是，豈不連累了教裡的名聲？教士肯幫人的忙，有了病他還替你請醫生，他的心原是好的；像你們仗著在教，招搖撞騙，也決計不是個正道理。』細崽道：『在這昏官底下，也不得不如此，不然，叫我們有什麼法呢。所以一占上風，我亦就教娘舅不要同他急了，為的就是這個。』欲知眾人聽了心上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